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三十四 大傳第 一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大傳第十六 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訂義註太祖受封君也大事寇戎之事也疏此一節論王及諸侯大夫士祭先祖之義諸侯及其太祖者諸侯非王不得郊天配祖於廟及祭

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者石林葉氏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干上達也古者諸侯有祫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祫禘天子之事也祫諸侯之事也大夫既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察于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其毀主案業又由大夫推之諸侯有功亦得禘此未的删之　謂陳氏集說曰干者以下干上之義廷華案干求也謂大夫士有功而君察之可以干求祫祭也

疑義註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

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善于其君謂免于大難也首善也疏有功見善于君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于壇墠疏案爾雅釋天

云禘大祭也此禘謂祭天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者案師説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曰堯赤精舜黄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大微五帝之精而生云蒼則靈威仰至汁光紀者春秋緯文耀鈎文云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云蓋特尊焉者就五帝

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註引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者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者證文王不特配厥生之帝而汎配五帝矣君許其祫祭至于高祖保無始祖廟雖得行祫惟里于高祖並在于壇空而祫之故云室祫及其高祖也祭法云大大三廟二壇斷考無廟雖是無廟而有壇為祈禱而祭之今惟云及高祖是祫不及始祖以單故也然比對諸侯為言言之虞為大大士者耳若遭為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旨一移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是其百世若有善于呂得祫則亦祫于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也

疏比禘謂郊祭天也然郊天之祭惟王者得行故云不王不禘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此文具于小記于彼已釋之大夫士知識劣于諸侯故無始封

之祖
建華祭祀天諸說小記祭譯之其大夫士以有功得賜祫祭當术季之事古未聞也大難說不免矜張且大夫本有廟何至祫祭于壇註訓于爲空非也又王制大夫有太祖廟則此記所謂高祖即太祖耳疏乃以適庶爲祀太祖與祀高祖別聽說支離乃至于此

收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收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逡詩作駿

訂義註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遂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遂奔走在廟疏鄭知関有館者遺人云凡國野十里廬二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道路尚然明郊関亦有館舍鄭言此者控牧野有室云先祖者行主也者按曾子問薦云古者師行必以遂廟主行故甘書云用命當于祖此武王所載行主者也拔周本記云載文王木主以其成文王之業故不載遷廟主其社則在野外祭之故不在牧室此社是土地之神故鄭云祭祈告天地也周頌所云謂周公攝政之年祭清廟此經遂奔走謂武王伐對而還告廟其事不同引之者證奔走不異故引之知執豆遂行還告廟者以此經上云柴祈設奠下云遂卒天下諸侯是柴祈禮畢故武成云丁木祀于周廟駿奔走執豆籩而呈氏云為禁祈奠于牧室之特諸侯執豆籩非此經文之次又輿

武成異義非也 異 疏此一節論武王伐紂率領諸侯以
祭追王大王王季上尊祖禰之事與前相接也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言牧野之戰是武王
事之大者也既事而退者既戰罷而退也柴于
上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于社者陳祭以告社
也設奠于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
告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者上言告祭既訖遂
率領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而祭先祖於此
之時乃追王大王名亶父者又追王王季歷及
文王昌等為王姚氏辨牧曰柴於上帝以下皆

爲追王而設若曰此皇天后土之所眖天下人心所共與即稱天以溢之意也

疑義註追王者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于殷猶爲諸侯于是著焉

號按此武王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合符后云文王立后稷配天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與此不同者文王暫追王耳號謚未定至武王時乃定之矣中庸云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太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追王也所以追王者以子爲天于而不以畢臨尊若非王迹所由不必追王也故小記父爲士子爲天于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也周語云先王不宜武戒云先王建邦启土上謂后稷皆稱先王不以王者之先祖故通稱先王也契稱元王與此同矣文王稱王早矣者土無二王然封尚存即爲早

所以早稱王者案中候我應云我稱非早一民周卞注云一民心圖臣下罹于時爲早于年爲晚矣故周本記云文王受命六年立靈臺帝王號于時稱王九十六也故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諸光也文王旣稱王文王生雍稱王號稱有木迄故武王追王乃定之耳疏此率諸侯往祖廟祭先祖所以然者不以諸侯之早號臨天子之尊也

廷華案追王者所謂王迹所由興蓋報本之義也記止以早臨尊言其說已疏至文王受命稱王本緯書荒誕說周禮注疏屢引之彼經諸案辨之已詳此注旣云文王早稱王又曰猶爲諸侯支離矛盾其舛尤甚疏引合符后說幷追王事

亦踰之文王并以中庸追王爲改葬可謂無忌憚矣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訂義註治猶正也竭盡也疏此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因治親屬合族之禮敘昭穆之事上治祖禰尊尊也者上正治祖是尊其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者下正於子孫是親其親也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愛故云親親旁治昆弟者謂旁正昆弟逾遠疏也合族以食者言旁治昆

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序次族人以昭穆之事所謂旁治昆弟也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者經結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義之道理竭盡于此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訂義註且先言未遑餘事功功臣也存察也物

猶事也紕繆猶錯也三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人道謂五事疏此一節廣明聖人受命以臨天下有不可變革及有可變革之事云所且先者五謂聖人即位未遑餘事所且欲先行者有五種之事也即下文一曰治親之屬是也一曰治親者此治親即鄉者三事三事若正則于家國皆正故急在前二曰報功者既已正親故下又報有功勞者使為諸侯之屬是也繼于親〻故次治親三曰舉賢者雖已報有功若巖穴有賢德之士未有功者舉而

用之報功宜急此又次也四曰使能者能謂有
道藝既無功德又非賢能而有道藝亦祿之使
各當其職也輕于賢德故次之五曰存愛者存
察也愛仁也五者一得于天下者謂工事一皆
得行于天下則民無有不足無有不贍者贍
是優足之餘也五者一物紕繆者謂此五事之
中但有一事紕繆則民莫得其死莫無也言無
得以壽終而死也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
道始矣者人道即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存愛是
以理相承順之道聖人先以此爲始故云必自

人道始也陳氏集說曰民不與謂未及治民也存察也人恒于親愛而辟察之則四者皆公矣集說補正曰存存仁愛之心也案二說併合並存之疑義註存愛察有仁愛也疏察民下倒而陋之中有雖非賢能有仁愛之心賞異之亦疏民不與者言皆王者所急行民不得于與以治親報功非民所行也廷華棄據註疏則存愛與舉賢使能援且仁愛之士不當弟賞異之已也其說未的民不與自當以陳氏集說為是蓋治民之道不在五者中所以泯迺者亦當先也疏說與且先意無陝且

治亦民所得爲耳

立權度量者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訂義註權稱錘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旂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之制也親親以下四者人道之常疏禮法謂夏殷周損益之禮是也云服色車馬也者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車之與馬各用從所尚之正色也云徽號旌旂之名也者謂周禮九旂是也然九旂

之外又有小旗旂故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與此同也其號立
權度量者此一經至于民變革者也廣明損益之事並輕故可與民變改革也權謂稱錘度謂丈尺量謂斗斛也言始有天下必宜造此物也考文章者考校也文章國之禮法也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易服色者服色車馬也易之謂各隨所尚赤白黑也殊徽號者殊別也徽號旌旂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異器械者

器謂鉶豆房俎禮樂之器也械謂戎路革路兵甲之屬也別衣服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殷出不厭賤周貴則降卑也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結權度量以下諸事是末故可變革與民爲新亦示禮從我始也

疑義疏鄭引士喪禮云爲銘名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二寸是徽號與此同矣

廷華案士喪禮明言銘是銘旌爲得舉以爲徽識之証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訂義註合合之宗于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于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亂者若衛宣公楚平王為子取而自納焉疏案春秋左氏傳桓十六年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又昭十九年左氏傳楚平王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為太子建取秦女而美平王自納之是其滛亂之事也疏

此一節論同姓從宗異姓主名明男女有別之事同姓從宗者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

也合族屬者謂合聚族人親疏使昭爲一行移爲一行同時食故曰合族屬也異姓主名治際會者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爲己姓之妻繫夫之親主爲母婦之名夫若爲父行則主母名夫若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比母婦之名正昏姻交接會合之事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若母婦之名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各有分別不相淫亂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猶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于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

卒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于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若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

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
連于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
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
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
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
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
也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
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
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
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爲卿其

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文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子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訂義註言母婦無昭穆于此統于夫耳母焉則尊之婦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己倫以厚別也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也謂之婦與嫂者以

其在巳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成其親也男女無親則遠于相見愼者人治所以正人

疏母婦無昭穆于比者此謂巳之族也言也此之女或爲婦或爲母光無昭穆于巳之視族云統行夫耳者言所以有母婦名者謂禁純于夫始有母婦之名也云尊之卑之明非巳倫以學別也者謂之爲母者則尊敢之謂之爲婦者即卑遠之既尊卑想絕明知非巳之倫位所以厚重相分別之義也凡男女若無尊卑倫類相賢既淫亂易生爲無相分別也言不可者謂嫂不可爲母也云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巳之列以名遠之耳者謂之婦者弟妻謂之嫂者兄妻在巳之別謂兄弟之妻在巳之倫則恐相娶實故弟妻假以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婦老之名殊逵之也云復謂嫂爲姒則令昭穆不明者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爲婦若又以諸父之妻名

名兄妻爲母則上下会亂昭穆不明故不可也鄭註是服亦云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兄嫂亦可謂之母乎言其不可也故言乎以疑之兄弟卑可借婦名兄妻不可借母名與此註正合無相遠也而皇氏引諸儒異同須而不當無所用也云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成其親也者若男女尊卑隔能相服成親義無混雜此兄弟之妻己之倫則若其成親爲服明敕相娶兄姊亂易生故令之無服所以疏遠之云男女無親則遠于相見者以其全同路人思親不接故云遠于相見

疏此言他姓婦人來嫁己族本無昭穆於己親惟繫夫尊卑而定母婦之號也其夫屬乎父道者道由行列也若其夫隨屬于己之父行者其妻皆即己之母行也故云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者

謂其夫隨屬于己之子行者其妻皆婦行也故婦人來嫁己伯叔之列即謂之爲母也來嫁于己之子姪之行即謂之爲婦也謂弟之妻以下論兄弟之妻相稱謂之義凡子行之妻乃謂之爲婦弟非子行其妻亦謂之婦者以兄弟同倫嫌相褻瀆弟雖非子行其妻同子行之妻謂之爲婦欲卑遠之弟妻既得爲婦號記者恐兄妻得爲母號故記者明之云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嫂不可亦謂之爲母也然弟妻既得爲婦兄妻不可得爲母者弟小于己妻必幼稚故可謂

之為婦而嫂不可借子妻之名謂之為母嫂雖是兄妻年必與己相類既不甚懸絕何得謂之為母且弟妻既為婦兄妻又為母便是昆弟之倫翻為父子之例故嫂謂之不可為母而借嫂老之名以為兄妻之號也名謂母婦之名言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者也可得不慎之乎言須慎名也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

通者周道然也

訂義註四世共高祖三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昏姻可通乎問之也元孫之子姓别于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周道然者謂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繫之弗别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疏問之者是記者以殷法而問周五世後昏姻可以通否元孫之子姓別于高祖者元孫與高祖服屬仍同其姓與高祖不異元孫之于則四從兄弟承高因祖父之後至巳五世而無服各事小宗因字因官為氏不同高祖之父是庶姓別于上庶姓衆姓氏族之謂也云姓世所由生者據五世無服不相稟承各為氏姓故云姓

世所由生前文記者以殷法而問周此經記者以周法而答問言周法婚姻不可通也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周法雖庶姓別于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若姓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也綴之以食而弗殊者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也雖百世婚姻不通者言雖相去百世而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者言周道如此異于殷也是不許問者之辟也姓正姓者對氏族為正姓也云始祖為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于黃帝齊姓姜本于炎帝宋姓子本于契是始祖為正姓也云高祖為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為游氏國氏之等云若今宗室屬籍也者以漢之同宗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云小史掌定繫世者周礼小史之官掌定帝繫世本知世代昭穆故云定繫世辨昭穆也疏此一節論殷周統敘宗族之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者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己兄

弟同承高祖之後為兄弟相報緦麻是服盡于
此故緦麻服窮是四世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
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承高
祖為四世而緦服盡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者
謂共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減
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者謂共承高祖之祖
者也言不祖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其庶
姓別于上者此作記之人以殷人五世以後可
以通婚故將殷法以問于周云周家五世以後
庶姓別異于上與高祖不同各為氏族不共高

祖別自爲宗是別于上也而戚單于下者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恩親盡于下各自爲宗不相尊敬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也高祖以上復爲五宗也婚姻可以通乎者問者旣見姓別親盡雖是周家婚姻無可以通乎問其可通與否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訂義註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

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疏從服有六畧舉夫妻相為而言之也疏此經明服術之制也一曰親親者父母為首次以妻子伯叔二曰尊尊者君為首次以公卿大夫三曰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並弟婦兄嫂之屬也四曰出入者若女子子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繼為人後者也五曰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六曰從服者即下從服有六等是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訂義註屬從子爲母之黨徒從臣爲君之黨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爲妻之父母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疏從服有六者從術之中別有六種有從屬一也屬謂屬以其親屬爲其支黨鄭云子爲母之黨是也鄭舉一條耳妻從夫夫從妻並是也有徒從二也徒空也與彼無親空服彼之支黨鄭云臣爲君之黨鄭亦略舉一條妻爲夫之君妾爲女君之黨庶子爲君母之親子爲母之君母並是

也有從有服而無服三也鄭引服問篇云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其妻爲本生父母期而公子爲君所厭不得服從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嫂叔無服亦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四也鄭亦引服問篇云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也公子彼君厭爲己外親無服而妻猶服之是從無服而有服娣姒亦是也有從重而輕五也鄭引服問篇云夫爲妻之父母妻自爲其父母期爲重夫從妻服之三月爲輕是從重而輕也男之子亦是也有從輕而重六也鄭引

服問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爲君所厭自爲其母練冠是輕其妻猶爲服期是從輕而重也廷華案出入或又謂未嫁不可言入此當指被出而歸者言是也並存之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訂義註自猶用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然如是也疏此一節論祖禰仁義之事也仁恩也親謂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

[illegible]恩愛依循于親節級而上至于祖遠者恩愛漸輕故云名曰輕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者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云名曰重也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者言恩之與義于祖與父母互有輕重也若義則祖重而父母輕若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義宜也然者言人情道理宜合如是祖是尊嚴以上漸宜合重父為恩愛漸近宜合重故云其義然也故鄭云恩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衰言其事合宜如此矣案

喪服條例哀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數等之服豈非爲尊重而然也

疑義疏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加三年寧不爲恩深故亦然矣

廷華案至親之服當由父母三年推恩至于期功緦重輕之序如此自四制以三年爲期服之加益爲短喪者地耳此疏亦即其說也是不可訓喪服案詳之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訂義註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于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也疏不敢計已親與君齒列是尊君也兄弟親屬多有篡代之嫌令遠自卑退兄殊別嫌疑也疏此一經明人君既尊族人不以戚戚君明有絕宗之道也合族者言設族食燕飲有合食族人之道既管領族人族人不得以其戚屬上戚于君位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上親君位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訂義註明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疏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者案小記云庶子不祭祖下文云不祭禰此直云不祭者嫡祖禰俱不祭但小記辨明上士下士故有不祭祖不祭禰之文此則總而言之故直云不祭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者案小記云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斬則三年與此一也小記文詳故云不繼祖與禰此文簡略故直云不繼祖也其義俱在小記已備釋之

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

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訂義註別子謂公子繼別別子之世適也宗者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父之適也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 疏別子謂公子者諸侯適子繼世為君其適子之弟別于正適是諸侯之子故謂之別子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者解繼宗其繼別子之支以是別子適子適孫

世〻繼別子故云別子之世適經云別子之所自出者自由也謂別子所由出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後世子孫恒繼此別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云繼高祖者亦小宗也者以前文云繼禰者為小宗是小宗宗稱任子繼祢今此經云宗其繼高禰者繼無小宗之文故云繼高祖者亦小宗也云先言繼禰者故別子子弟之子也者鄭以經繼高祖為小宗何以前文先云繼祢者為小宗鄭釋此意先云繼祢者又承上繼別為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弟之子為別子適于之弟所生子也弟則是祢其長子則是小宗故云繼祢為小宗因別子而言也云以高祖與祢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者鄭以此經文宗其繼高祖者上文云繼祢為小宗是高祖與祢皆有繼文惟曾祖及祖無繼文故云明曾祖亦有也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者小宗四謂一是繼祢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是小宗四并繼別子之大宗凡五宗者也

疏上經論公君絕宗此一節論卿大夫以下繼屬小宗大宗之義前既云明其宗故此以下廣陳五宗義也別子謂諸侯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故云別子並爲其後世之始祖故云爲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也族人與之爲族絕者五世外皆爲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繼禰者爲小宗謂父之適子上繼于禰諸兄弟宗之謂之小宗以本親之服服之有百世不遷之宗此覆說大宗小宗之義幷明敬宗

所以尊祖也云有百世不遷之宗者謂大宗也云有五世則遷之宗者謂小宗也云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覆明大宗子百世不遷之義也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此覆明小宗五世則遷之義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者此總結大宗小宗以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

疑義註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

為祖也疏云若始來在此國者此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于在本國不來者

廷華案別子是、公子始來者則不適以別子宗法通之耳註以始來者混入別子中疏以其別于本國不來者故亦稱別子非牽合而何，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訂義註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若昆弟疏以前經明卿大夫小宗大宗有小宗以相継屬此經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

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之義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惟一無他公子可爲宗是有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于已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是也言公子有此三事他人無惟公子也廷華案立庶兄弟爲小宗則是君之世無大宗及是君有次適乃立爲大宗并是

君所立庶兄弟之子孫亦宗之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訂義註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惟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

疏云公子不得宗君者君尊族人不敢以戚君故不得宗君也云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者公子既不得宗君其公子宗親之事無人主領故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宗領之也

云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
則小君也者以經文公子既有大宗小宗故知
適者如大宗庶者如小宗云則如大宗者大宗
之正本是則子之適今公子為大宗謂禮如之
耳非正大宗故云如也死為齊衰九月者以君
在厭降兄弟降一等故凡月以其為大宗故齊
哀與君同母故云其母則小君也云為其妻齊
衰三月者同衰宗子之義也既立適為大宗則
不復立庶為小宗前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
是也云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
月其母妻無服者此則庶子為宗禮如小宗與
弗常兄弟相為君在厭降一等故死為無大功
九月母則庶母妻則兄弟之妻故無服也既無
適子可立似立庶子為小宗前文所謂有小宗
而無大宗者也云公子惟已而已則無所宗亦
莫之宗者無所宗則前經云有無宗也亦莫之
宗者則前經云亦莫之
宗鄭于此註宗釋前耳

疏此一節覆說上公子

宗道之意云公子有宗道一句為下起文言公

子有族人來與之為宗敬之道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為此公子士大夫庶者宗其士大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兄與庶公子為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也此適者即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公子之宗道也者言此適公子為庶公子宗是公子宗道結上公子有宗道文也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移或作施同以狀及旁也

訂義註無移服如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有親者服各以其為親疏〻此一節論親盡則無服有親則有服絕族者謂三從兄弟同高祖者族兄弟緦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為族屬既絕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及之親者屬也者謂有親者各以屬而為之服故云親者屬也廷華案移服如喪服由母推之外祖耳族人正服不當謂之移所謂移者蓋絕屬不當服如因服其父而即以服其無服之子則亦與移服等耳親者屬則即五服內之族人謂族未絕

自相屬而服之也

一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訂義註親親言先有恩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

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斷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疏此一節論人道親親從親親以下尊祖由尊祖故敬宗以收族人故宗廟嚴社稷重及至禮俗成天下斷樂而無厭倦各依文解之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者前文已具此重說之者前文論服之輕重故云一輕一重此論親親之道故先親親而後尊祖故云親親不言輕重也親親故尊祖者以己上親於親親亦上親于祖以次相親去己高遠故云尊祖尊祖故敬宗者祖既高遠無由

可尊宗是祖之正胄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族人既敬宗子宗子故收族人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是其事收族故宗廟嚴者若族人散亂骨肉乖離則宗廟祭享不嚴肅也若收之則親族不散昭穆有倫則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宗廟嚴故重社稷者此以下並立宗之功也始周家邦終於四海若能先嚴宗廟則後于社稷保重也重社稷故愛百姓者百姓百官也既有社稷可重故有百官可愛也愛百姓故刑罰中者百官當職更相匡輔則無淫刑濫罰刑罰所以

皆得中也刑罰中故庶民安者工無淫刑濫罰故庶民安也庶民安故財用足者民皆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也財用足故百志成者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既天下皆足所以君及民人百志悉成是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也百志成故禮俗刑者天下既足百志又成則禮節風俗于是而成所以太平告功成也禮俗刑然後樂者樂謂不厭也禮俗既成所以長為民庶所樂而不厭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于人斯此之謂也者此周頌清廟之篇祀文

王之廟美文王之功言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言光顯矣文王豈不承先父之業乎言承之矣無斁於人斯斁厭也文王之德既能如此無見厭于人謂人厭倦之皆斯語辭也今尊祖敬宗人皆願樂亦無厭倦故云此之謂也謂與文王相似矣詩箋云周公祭清廟是亦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與此註不同者禮註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註不同故鄭答炅模云然也

禮記疑義卷三十五（少儀第一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少儀第十七

（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少威儀少猶小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

訂義註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集（說云固如固辭之固固堅也曰如故者據下將云重則曰固是再請之辭若曰其堅如故也）猶奉也即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聞於奉命者謙遠之也重則云固奉命傳辭出入階上進者

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敵當也願見願見於將命者謙也疏階是等級人升階必上進故以階為上進隱義云階可升上故云上進也敢褻始相見言敢褻不顯故云願見也雖云願見亦應云願見于將命者疏此論見君子之法但此一篇雖文細小威儀不復局以科段各隨文解之聞始見君子者謂作記之人心自謙退不敢自尊制其儀而傳聞舊記故云聞始見君子者謂始欲見君子貴勝之人辭曰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辭容之辭也某容名也再辭也聞名謂名得通達也將命謂傳辭出入通客主之言語者也容云願以已名使通

聞于將命之人也然客實願見君子而云願聞名于傳命者不敢必斥見于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不云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已已乃再辭故云固也此即注所謂重辭曰固也若初辭則不云固當惟云其願聞名于將命者耳不得階主解上經文云聞名之義也階進也主謂主人也容宜畢退故其辭不得斥進主人也敵體不顯故曰願見廷華桑不得階主者謂不敢進斥主人故第以將命者言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亟去異反

訂義註罕希也希相見雖于敵者猶爲尊主之辭如于君子亟數也于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于將命者于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于將命者皆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疏柒爾雅釋詁文罕希也是罕得爲希云希相見雖于敵者猶爲尊主之辭如于君子者尊而希者故宜同于始來相見故而希者其辭重于始來故鄭偏解之也亟數也爾雅釋詁文替曰聞名者將無目也其來不問親見背則亚通云願聞名將命者具目無所見故不云頓見疏前二條明始相見此明已經相見而疏者若少見尊者猶云願聞名于將命者若少見敵者亦云願聞名于將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疏數曰聞名

者亦獎之使不疏也或云始來禮隆故尊卑宜
異重來禮殺故宜同也若數見尊者則其辭云
某願朝夕聞名于將命者若數見敵者則云某
願朝夕見于將命者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
於司徒

訂義註適之也曰某願比于將命者比猶比方
俱給事童子曰某願聽事于將命者童子未成
人不敢當相見之禮聽役者喪要戚無賓主之
禮皆為執事來也疏喪不主相見凡往者皆是助事故云比謂比方其事力

以給喪事也若五十從反哭四十持盈求皆是比方其事故鄭云比謂比方供給事故辭云顧比于將命者也童子來成人雖往適他喪不敢斂成人為比方供來稔主人以事見使敬云顧稔事于將疏適往也比謂往敵者喪家也前往命者也

敵喪比適背者喪也不敢云相比方而使但聽主人之見役輕重唯命不敢辭也不直云聽役于將命而云于司徒者司徒主國之事故國有大喪謂公卿之喪則司徒皆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鄭云衆庶所致役也又檀弓云孟獻子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宮

以掌喪事也

疑義疏前明吉禮相見此以下明凶事相見者也

延華案此廣指適喪者言之疏斜經相見說非也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歒者曰贈從者

訂義注適他行朝聘也資猶用也贈送也疏此一經論臣致物于君及適者之辭前明吉凶相見之禮此以下明吉凶相送遺之禮也此明送

吉也君謂已君也適他謂朝會出往他國也臣如買金玉貨貝于君者如若也君欲往他國而臣若奉獻財物以充君路之資糧也金玉貨貝略舉其梗槩耳曰致馬資于有司者臣雖以物贈君君體尊備物不有之必故臣不敢言將命與君但恐君行有乏馬路中或須資給故云此物以充馬資物不可付馬故云致馬資于有司有司謂主君物者也敵者曰贈從者若物送敵者亦不云贈送敵者當言贈于左右從行者也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賈音嫁又音估

訂義註言襚衣不必以其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周禮玉府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八人疏周禮賈八人引之者證君有賈人藏獻物也鄭註周禮云文謂物織畫繡之屬也疏此因前送吉此明送凶襚者以衣送死人之稱禮以衣送斂者死曰襚襚者遂彼生時之意也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襚但云致廢衣廢衣者不敢言必充君斂但充以廢致不用之例故云致廢衣也賈人者識物賈貴賤而主君之衣物者也又不敢云與君故云致賈人也然喪大記云君無襚註云無

襚者不陳不以斂斂者曰襚者衣送斂者死既

無謙故云襚也

親者兄弟不以襚進

訂義註不執將命者以即陳而已疏此明親者相襚之法進謂執之將命也若非親者相襚則將者俟辭將進以為禮節若有親者相襚但直將進即陳之不須執以將命也若士喪禮大功以上同體之親襚不將命即陳于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訂義註自謂田野之物疏言臣為君喪而臣進
物納為獻也納入也自田也言入此物是自由
野之所出合獻入之于君有司也必云田所出
者臣皆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故是送君
故與賈人貨貝但供喪用故付有司也

賵馬入廟門賵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賵芳仲反

附賵音

訂義註入以主于死者不入以其主于生人也
兵車革路也雖為死者來陳之于外戰伐田獵
之服非盛者也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即戎疏此

一節論賻賵之異賵馬入廟門者以馬送死曰賵賵副亡者之意也既送亡者故將入廟門也庾云禮既祖訖而後賵馬入設于廟庭入門者欲以供駕魂車也故鄭云主于死者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者以馬助生營喪曰賻馬幣謂以財貨賻助主人喪用並助主人之物故不將入廟也故鄭云以其主于生人也大白兵車革路之旂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也兵車即革路也雖並爲送喪之從車而本是田戰之具故不可入廟門故鄭云雖爲死者來陳之于外

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然所以得有大白兵車來助主人者此謂諸侯有從諸國之君有以大白兵車而賵之者或國家自有也

賵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訂義註喪者非尸柩之事則不親也舉之舉以東疏知舉以東者雜記云含者入升堂致命坐委于殯東南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後襚者賵者亦然而升堂致命是皆殯之辭也若賵生人則致命擯者不皆殯不升堂然車馬不舉以東而鄭云舉以東者謂帶之屬也疏此一經明

賵者授物及主人受之禮賵者既致命坐委之此明來賵者之法坐猶跪也謂賵者跪委物於

地猶者舉之者謂主人猶者舉而取之主人無親受也者吉時若人饋物主人皆自拜受之若有喪主于哀戚凡有四方使者以物賻已悉不得拜受故使猶者受舉之而已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訂義註不坐由便也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于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疏此一節明相授受之禮前明吉凶相見及送贈之禮禮消猶相授受之法故此之坐亦跪也凡尊卑相授乃以跪為敬也受立謂尊者立以物與卑者

卑者受此尊者之物授立謂尊者立已以物授尊者此二事皆不坐以尊者立故也若坐則尊者屈而低身嚮尊者故也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性謂天性言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尊者雖立若授受尊者之物則有坐而受授所以然者以尊者短小若立對之則以長臨尊故有坐也

疑義註不坐由便也

廷華案不坐義疏說甚明但曰由便混矣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在則否說吐活反

訂義註可矣可猶止也謂擯者爲賓主之節也始入則告之辭至就席則止其辭一人脫屨者雖衆敵猶有所尊也在在內也後來之衆皆說屨于戶外疏此一節明賓主之入擯者告之辭讓之節及說屨之儀始入而辭者謂始入門主人辭謝賓之節曰辭矣者當此之時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辭讓賓令賓先入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矣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矣即席曰可矣者謂賓主升堂各自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辭謝即席

故擯者告之曰可矣可猶止也言既即席止此辭讓不須辭矣排闔說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者謂賓主登席其衆須入戶內者知尊卑相敵相推一人爲尊闔謂門扇謂排推門扇說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言止許一人不得並皆如此也有尊長在則否者謂先有尊長已在于堂或室衆人後入不得一人說屨于戶內也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其乎問道藝曰子習於其乎子善於其乎

訂義註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 不疏

斥人顯也者雖先知其所食所習所善及其問之猶疑而稱乎乎者顯退之辭是以不正指斥人所能此人兼賓主也南公云不斥主人非也云道三德三行也者案師氏教國子三德三行三德者一曰至德二曰敬德三曰孝德三行者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也皆國子所習故知道是三德三行也云藝六藝者案保氏教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疏此一經

明賓主相問欲食及道藝之事也問品味曰於亟食于某乎者謂客來賓主相問禮也品味者餚饌也亟數也凡問人若欲問彼人已嘗食其餚饌與否者則不可斥問嘗食否但當問其數食其食乎如言彼已嘗經數食然彼若不嘗食則自當依事而答之也問道藝者亦謂賓主先已

明知所習道藝及其問之亦不敢指斥故云子習于其道乎于善于其藝乎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也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訂義註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使已亦有大謂富之貲也訾思重猶寶也疏此一節承上賓主相問之事因明賓主之禮賓不得願主人所有之物不疑在躬者既問主人之道藝則已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則為賓為主皆然也

不度民械者謂為容至主人之家不得計度民家所有器械使已亦有也不願于大家者大家謂富貴縉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謂士往于卿大夫之家見彼富大不可願效之也非分而願必有亂心也不訾重器者重器寳珍之物謂容至主人之家見有珍物重器不可思玩之若思玩之則悟疾已貧賤生淫亂濫惡也嚴陵方氏曰有諸己之謂信則疑不在躬矣講義曰如屢富貴而不疑其貪故下繼以民械三者慶源輔氏曰械猶機械比即不逆詐意朱子曰訾猶計

度也金華應氏曰疑若衣服而不知名亦其一

案諸說具有意義並存之又集說補正曰集說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為不疑在躬但下民械等皆机迹不應此句獨向細處說是矣但集說義亦不可廢

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揭

訂義註鬣謂帚也帚恒埽地不絜清也揭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疏此一經明主人與賓洒埽之事氾埽者氾廣也若近路大賓來主人宜廣埽之謂外內俱埽謂之埽埽席前曰拚者若近路小賓來則上埽席前不得名埽則但曰拚也所以然者拚是除穢埽是滌蕩拚席不

以鬣者鬣謂埽地帚也若埽席上不得用埽地帚也執箕膺擖者膺人之胸前擖箕之舌也箕是去物之具賤者執之不可持擖尊者當持箕舌自擖胸前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訂義註當三之心以問吉凶于蓍龜不得于正凶則卜筮其權也問大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疏此一節明卜筮之卜不貳問者凡卜筮之法當正已心志而來問于蓍龜則得吉兆不得二心不正若二心不正必凶則卜

筮權時妄告問卜筮曰義與志與者謂大卜問来卜筮者爲是道理正義與爲是私意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者若卜筮者是公義則可爲卜筮若所問是私心志意則不爲之卜筮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訂義註踰等父兄黨也問年　恭孫之心不全不將命自不用賓主之正来則若子弟然則

面者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者尊長所之或卑褻不莊弔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弗使以下皆端慤所以為敬也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為之可命有所停辭也坐者不敢臨之納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擁矢不敢釋于地也投投壺也投壺坐勝則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角謂觥罰爵也于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撤去也謂撤也已徹焉嫌勝故辭之疏此一節論卑幼奉侍于尊長諸雜儀燕見不將命者謂卑幼私燕而見

不使掮者得命無賓主之禮過于道見則面者若于道路過尊者尊者若見已已則面見若尊者不見已已則隱也不循所之者雖面自見而不得問尊者何處往也從俟事不犆弔者謂弔于尊長喪法也俟事謂侍主人朝夕哭時也不犆弔謂不非時而獨弔也侍坐弗使不執琴瑟者卑侍尊者之法也侍坐于尊尊者若不使己己則不得執琴瑟而鼓之若使己則得執之也不畫地者盧云不敢無故畫地也手無容者盧云不敢弄手也不翣也者盧云翣扇也雖熱亦

不敢搖扇也此皆端慇所以為敬寢則坐而將命者寢卧也坐跪也若尊者臨卧而侍者若俯辭當跪前不可以立恐臨尊者侍射則約矢者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福在中庭福者兩頭為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于福身上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排三于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故云則約矢也侍投則擁矢者投投壺也擁抱也矢謂投壺箭也若柘若棘爲之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從

委于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于地但手并把投之也故鄭云不敢釋于地庾云擁抱已所當投矢也隱義云尊者委四矢于地一一取以投卑者不敢委于地卷執之也勝則洗而已請者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諾而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豐在西階上西楹之西而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就西階上立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之曰賜灌灌猶飲也而勝者立于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

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亦如之者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如卑侍之法所以優賓也不角者角謂行罰之爵用角酌之也詩云酌彼兕觥是也今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不擢馬者擢去也徹也投壺立籌爲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馬三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于是二馬之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定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已勝

也

執居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訂義註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亦不行也面前也幦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于前覆苓上也步行也疏苓車前閑也亦名為式故詩傳云幭覆式與此同知良綏君綏者以下云散綏既有二種明良綏君綏其散綏則本繫于車僕者攀之而登車也疏此一御明為居僕御之法執居之乘車則坐者謂居不在車而僕執轡守君車時也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示君不

在車車不行也僕者右帶劍者謂初御法也僕即御者也右帶劍者帶之于腰右邊也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劍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于君故右帶也負良綏申之面者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面面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如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于面前拖諸幦者拖猶擲也亦引也幦車覆闌也綏申于面前而擲末于車前幦上也亦云引之可置車幦上也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

故執副綏而升也執轡然後步者步猶行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也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上車則授良綏而升君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罷音皮

訂義註不請退去止不敢自由曰退者近君爲退曰歸者禮褻主于家也罷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郕粜莊八年夏魯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公羊傳曰還者何等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為註也蹤此一節明畢者見尊及朝廷退歸之辭請見不請退者謂畢者于尊所有請見之理既見去必由

于尊者故不敢請退朝廷曰退者謂于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居爲進還私遠居故稱退論語子退朝又云冉子退朝並是對進爲言也燕遊曰歸者若在燕及遊退還稱曰歸以燕遊禮褻主于歸家師役曰罷者謂于師役之中欲散退之時稱曰罷勞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莫音暮

訂義註以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疏此明侍坐法也志

倦則欠體疲則伸爲君子久坐而自爲之也運笏者運動也謂君子搖動于外澤劍首者澤謂光澤玩弄劍首則生光澤還屨者還辨也謂君子自辨屨也尊者說屨于户内是屨恒在側故得自還辨之也問日之蚤莫者尊者忽問日之疑義疏蚤莫雖請退可也者雖假令也前言侍者不得請退令若見君子有欠伸以下諸事皆是坐久體倦欲起或欲卧息之意故侍者當此時假令請退則可也

廷華案雖當如字蓋以侍者本不當請退至此

雖請亦可耳假字義未的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訂義註量量其事意合成否疏此一節明臣事君之法事君者量而后入者凡臣之事君者欲請爲其事先商量事意堪合否然後入而請之不入而后量者不得先入請見君然後始商量成否凡乞假于人爲人從事者亦然者非直事君如此凡乞貸假借于人謂就人乞貸假借如此之屬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不可不先商量

即當其事故云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者然猶如此事君若能如此下不忤上故上無
怨上不責下故下遠罪然惟解上下不結乞假
從事者略可知陳氏集説曰乞假或乞或假也
爲人從事任人之事也
疑義疏爲人從事謂求請事人
廷筆案爲人從事集説甚明疏湊入求字其説
竟不可解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訂義註不窺者嫌伺人之私也密隱曲處也戲

則暫變傾頹色爲非常則人不長失敬也疏人當恒自矜持尊其瞻視容將傾變頹色爲非常褻慢則人不復長久失之所敬故云則人不長失敬也疏此一節明于儀類當自矜持之事不窺容者人當正視不得窺覘隱密之處鄭云嫌伺人之私也不道故舊者不道說故舊之罪過不戲色者不戲弄其顏色應氏曰旁狎非必正爲玩狎旁近倘習而流于狎也集說補正曰德盛不狎侮集說曰道故舊之非厚重者所爲疑義註旁狎則妄相服習終或爭訟道舊故者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

不偷

廷華案訓旁為姿蓋聽說非真諦也爭訟及失損友說無謂孔不適故舊亦非孔子故舊不遺之義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訂義註亡去也疾惡也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謀從恃知而慢也怠墮也相助也廢政教壞亂不可因也役為也疏為謂助為也社稷之臣謂為助社稷之役也

疏此明臣事君之道有諫而無訕者訕謂道說君之過惡及謗毀也君若有惡臣當諫之不得獨人道說謗毀故論語云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有亡而無疾者亡猶去也疾謂憎惡也君若有過三諫不從乃出竟而去不得殖留而憎惡君也頌而無諂者頌美盛德之形容也諂謂橫求見容若君有盛德臣當美而頌之也君苟無德則匡而救之不得虛妄以惡為美橫求見容故孝經云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諫而無驕者君若從己諫則己不得稱己言行誅用恃知而生驕

慢怠則張而相之者若居政怠惰則臣當爲張起而助成之也隱義云居怠惰當張設法而助之或張強其志以廣大之也廢則埽而更之者居政若已廢壞無可復張助者則當埽蕩而更創立爲新政也謂之社稷之役者役謂事君如上者是可謂爲社稷之臣也故衛居云柳莊者是社稷之臣也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拔蒲末反 報音赴

訂義狂披赴皆疾也八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齊謂數趣角而不敬往謂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以自仲訓意度也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法謂規矩尺寸之數也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警思也戒猶善也思此則疾貧也質成也闕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也疏案周礼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

依干收重漢不来辭樂輸假君參樂禮士德六祇燾
司實特差時足二似之方借衣連當保故所德愛持
農等之即云八差几等程踏并割門氏知以知覩戴
所史爲與今旁分數皆藏算交注大職足教仁業合
註云漢舊世要三之鄭不也衞襄減文三萬聖大炁
周今之數于九火名康足几逆尺大業德民義司若
孔有几差九云廣書成旁數舍井論彼也而忠徒也
之夕數分數今四本所要方左債大註云云和職敘
數其即一之有商多註今田六也夏云一三知云德
餘各今也内重功誤其有粟書五大五曰德比以仁
並爲之去有差五儀五重米象御護禮五所依鄉卷
不二几舊重句均者射差羞形鳴大吉禮以于三順
故篇章數差收輸所以句分曾和武山至教德物時
此未也旁句者六靡下於火意鶯也窮九國非教若
經知先要收鄭方方鄭然廣將逆五軍數于六萬也
云所師而二司程田可五商注水射嘉者比德民孝
依出馬以萬農七一農孔功屬由白也足經若一德
三十 于今融句其指藏衆所六均事過矢六周云六曰尊

法涉十說法既足規矩法式法外又云說足說與法不同謂說凡法式大皆論其法式大小鴻殺之意與法大同小與法式報其翟論說報其之引考工氾者謹說足說法度之意彼說鍾鍾形狀言鍾或薄或厚聲之振動其聲清溺由薄厚而出云侈弇之所由聲者侈謂鍾口寬大弇謂鍾口內小從此法式所由與有說或大或小或侈或弇皆有所宜之意鍾厚則聲不散薄則弇散大短則聲疾易俗小長聲綫號此一節廣深達弇則聲不行揚故云有說明為人之法宗此立身應事之法毋拔來毋報往者凡人所之適必有漸毋得疾來毋得疾往毋瀆神者謂瀆慢也神明正直敬而遠之不可慢毋循枉者循猶追述也枉邪曲也人非圖始不免時或邪曲若前已行之今當改正不得猶追述已

之邪事也毋測未至者未至之事聖人雖知凡人故不可豫欲測量之也若終不終則傷知也士依于德者士謂進士有德行者當依附于三德游于藝者謂款游于六藝工依于法者謂規矩尺寸之法式言工巧皆當依附于法式游于說者說謂論說規矩法式之辭言游息于規矩法式之文皆毋訾衣服成器者訾思也成善之無得思念衣服善器毋身質言語者凡言語有疑則稱疑無得以身質成言語之疑者其言既疑若必成之式有所悞也朱子曰拔是急走倒

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從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猶曰其去義若熱則其就義若渻言人見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必不耐久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美音儀 齊如字 皇音往 匪音騑

訂義註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疏詩小雅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述文王

聘比之勞云美皆當為儀者以保氏云教國子
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容卿儀也故之美皆當為
儀鄭彼注祭祀之容朝廷之容車馬之容皆引
此文其賓容之容則此言語穆〻皇〻也彼註
喪紀之容纍〻顛〻軍旅之
容暨〻詻〻是玉藻文也　疏此一節明諸事
之宜此美皆當為儀言語之美者謂與賓容言
語故鄭註保氏云賓容之容穆〻皇〻者謂言
語形狀穆〻皇〻然天子諸侯行容亦穆〻皇
皇故曲禮云天子穆〻諸侯皇〻鄭云皆行容
止之貌穆〻皇〻皆美大之狀濟〻翔〻者據
在朝威儀濟〻翔〻謂威儀厚重寬舒之貌言
語則穆〻皇〻威儀則濟〻翔〻齊〻皇〻者

皇讀爲歸往之往皇氏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
祀威儀嚴正心有繼屬故齊々皇々其言語及
威儀皆當如此匪々翼々者匪讀曰騑々騑々翼
々者皆是車馬之形狀故詩云四牡騑々下又
云四牡翼々皆是馬之行容貌翼々騑々皆是
馬之嚴止肅々雍々者鸞和聲之形狀肅々然
雍々然肅々是敬之貌雍々是和之貌方氏曰
穆々敬以和皇々正而美濟々出入之齊翔々
翕張之美齊々至齊而能定皇々有求而不得
匪々行而有文翼々載而有輔肅々唱者之敬

雍雍應者之和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長丁丈反

訂義註御謂御事正樂政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言耕者士祿薄子以農事爲業瓛鄭恐經正是樂正之官故請爲政令之政謂年幼受政于樂人也引大司樂者證鄉大

大之子習樂之事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
孝友祇彼注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庸
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長曰友云以樂語教
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者彼注云興謂以善物喻
善事導者言古以剸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
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云教國子舞雲門以
下者彼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
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如鄭此言如雲之所出解
雲門也民得以有族類解大卷也言有族類而
集聚也彼注大咸咸池堯樂也言其德無所不
施大韶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大夏禹樂
也禹治水言其德能大中國大濩湯樂也言其
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大武武王樂也言其德能
成武功也曲礼問其父身此問其子者望氏云
記人之
意異耳
疏此一節明問國君及大夫士之子長
幼之稱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者謂彼人所
問君之子長幼若長則答之云能從君供社稷

之事若幼則曰能御〻治也謂已能治事若大幼則曰未能治事此治事謂尋常細小事也小于社稷事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者以大夫之子恒習學于樂長則已能習樂故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于樂人未能正于樂人者正謂政令以幼者習樂未成但聽政令于樂人受樂人所教幼則云已能受命令于樂人若大幼則云未能受政令于樂人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

者不拜

訂義鄭註不趨者于重器于近尊于迫狹無容也安張足曰趨不式不拜者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車中之拜肅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雖或爲惟

訂義鄭註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喪

為主則不手拜肅拜也

疏手拜手至地者解手
拜之義言手拜之拜但
以手至地則周禮空首兼鄭註周禮空首拜頭
至手此云手至地也云者此手拜之法先以于
至地而頭未至手故兩註不同其賓一也云婦
人以肅拜為正者言肅拜是婦人之常而皆禮
拜抑地以其新未為婦盡禮于男姑故也左俯
穆厭頓首于宣子之門者有求于宣于非禮之
正也云凶事乃手拜耳者言婦人除為喪主其
餘輕喪凶事乃有手拜耳鄭知然者以經云為
喪主則不手拜明不為喪主則手拜故云凶事
乃有手拜耳云為尸為祖姑之尸也者以士廣
禮男男尸女女尸故也若乎常吉祭則共以男
子一人為尸故祭純云設同几是也云為夫與
長子當猶顙也者小記文以其稽顙故不手拜
云其餘亦手拜而已者除夫與長于之外則上
云凶事乃手拜是也云或曰喪為主則不不手拜
肅拜也者鄭史引或解之辭云為喪主不作手
拜但為肅拜與前為猶顙疏
異遵小記正文其義非也

此一節論婦人拜

火 偃

儀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言事及君賜悉然也為尸坐者謂虞祭婦人為祖姑作尸也周禮坐尸嫓婦人成異故明之也若平常祭祭婦人之尸示主于夫故設同几而已則不手拜肅拜者手拜手至地婦人為尸或答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為喪主則不手拜者婦人若有喪而不為主則手拜也蓋為夫及長子喪主則稽顙不手拜

葛經而麻帶

訂義註謂既虞卒哭也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

質火變于喪之帶有除而無變疏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經以葛易麻故云葛經婦人尚質所貴在要帶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云麻帶也

取俎進俎不坐

訂義註不坐者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疏案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尺謂爾立之屬是也疏取俎謂就俎上取肉進俎謂進肉加俎俎既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訂義註重慎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訂義註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疏云祭不跣者主敬也者跣謂說屨坐而相親祭礼主敬不敢私自相親故云祭不跣者主敬也云天子諸侯祭有坐尸于室之礼者朝事延尸于戶外故坐尸于堂若卿大夫以下祭礼于室無坐尸于堂也云祭所尊在室者以經云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故辨之也此則貴賤通故卿大夫士祭饋食並在室中而天子諸侯雖朝事延尸于戶外非礼之或即初入室灌及饋熟之時事神大礼故云祭所尊在室云燕所尊在堂者于燕礼文無在室惟在堂行礼初時立而致敬故云燕所尊在堂云將燕降說屨乃升堂皆燕礼文也

疏此一經論堂上有跣無跣之事

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者凡祭謂天子至士悉

然也天子諸侯則有室有堂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説屨堂上亦不敢説屨故云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者有之謂堂上有跣也燕禮主歡故得説屨而升堂坐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説屨升就席註云凡燕坐必説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

疑義疏下大夫及士陰厭二厭及燕尸皆于室中上大夫陰陽及祭在室若儐尸則于堂詳儀礼案

未嘗不食新

訂義註嘗謂薦新物于寢廟疏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

訂義註還車而立以俟其去疏此一經論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始乘則式者謂是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君子下行然後還立者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或云君車

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故君于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于馬前待君于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君去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訂義注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魯莊公敗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疏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者以經佐車貳車相對車云式主敬故謂朝祀之副曰貳佐車不式主武故云戎獵之副曰佐若戎獵自相對則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故周礼戎僕掌倅車田僕掌佐車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佐車授綏是也○廷華栾嚴陵方氏以貳車為道車佐車為田車或謂凡君之副車為貳故式佐車則卿大夫

從右之車故不式也　疏謂倅乘副車法也朝祀副車曰貳戎獵副車曰佐朝祀尚敬乘副車者式戎獵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

疑義疏熊氏云此云戎獵之副曰佐者據諸侯禮也

延華案此皆據左氏傳佐車說故傳皆言之據周禮田僕掌佐車之政則天子亦有佐車也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乘繩證反

訂義註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卿大夫各如其公之數疏案周礼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

又與命云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其命數

疑義註此蓋殷制也疏周禮與此經不同故疑為殷制

廷華案記與周禮不同者多蓋各據其所聞見者為記不必求合于周禮也註疏家于不同處輒以夏殷及天子諸侯言之蓋混語不足為據也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訂義註不齒者尊有爵之物廣敬也服車所乘車也車有輒得弗賈者平尊者之物非敬也疏

此一節明廣敬之義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者有貳車則謂下大夫貳車之乘以下者謂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論其年歲評其價數高下車所以不得齒者以車有新舊則年歲有多小價數有貴賤以尊者之物故不敢齒也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者觀視也亦不得輕乎尊者物堪多少之價亦為不敬故觀而不平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劒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劒焉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頴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頴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訂義註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

于畢者以賜於尊者曰獻凶肉謂牲體已解可
升于俎加猶多也緤紖靮皆所以緊制之者守
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名謂若韓盧宋鵲之
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左之異于衆物臣
謂囚俘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摯幣也櫜弢鎧
衣也胄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執蓋謂
有衣裹韣弓衣也左手屈衣并于拊執之而右
手執簫櫝謂劍函也襲卻合之夫襓劍衣也加
劍于衣上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茵著
蓐也穎警枕也莢蓍也籥如笛三孔皆皆十六

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授揃

辟用時顙鍥也揃謂把辟刃不以正卿人也頒
不言陳犬或無修者韋犬以致命也者鄭釋云
云有酒脯犬而佼唯云陳酒執脯不客陳犬初
明之也若言脈犬則娠無脯時亦猶陳之令故
明若無脯者則陳酒牽犬以樹命故不言陳欲
也犬馬不上于室牽之當在下耳戰周策云犬
于盧者天子之壯犬也棺諱新論云大富生韓
也然其尤善者皆見記職故大道韓盛宋從戰
規文帝說諸方物亦云栒于古則韓盛鵲則又
從鵲音同字異耳故鄭亦爲鵲字呈氏云卸從
也謂仰蓋于函底之下加函底于上重合之仰
云襲云夫襪劍衣也者無氏云依廣雅大襪故
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者若令刀楂云夫或爲木
皆發弊者以礼記本夫或作頒字者故云夫頒
爲頒供是發弊故云皆發弊然則襪之一字作
衣之正名襪字從衣當以蝴綁爲之無氏用是
雅以木爲之其莪木善也芭苴謂編束往葦廣
以

火淡

裘魚內者桑既夕礼云葦苞長三尺內則云炮取脈綸注以苴之是綸雀葦以巽魚從內也亦原容他物故竭貢云厥色嘶柚孔裹子云吞于木爪之忠見苞苴之礼行是也云菌若薦也者謂菌是以物所若之薦言有若者謂之口菌故既夕云菌苦用茶謂茅秀也用茶以者菌也云籍警枕也者以紅批外別言籍匚是箱發之表故為警枕云英蒼也者曲礼云笑為筐故笑為若也云篇如笛三孔者蒸漢礼器知之詩註或云篇六孔函不同者蓋篇肯大小詩簽或云管如簇併而吹之云皆十六物也者前辭經以也間之所是其數也籍是韻餘之表刃之在手謂之為籍木之秀楷亦謂之為賴批之警動亦謂之籍其事雖異大意同也凡有判刃者以校人則辟刃謂不以刃正餡人也

琥此一節廣以物獻遺人法各

隨之辭之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者

四馬曰乘啟知四壺酒亦曰乘壺束修斗脡脯

也酒脯及犬皆可為禮也與卑者曰賜奉尊者曰獻隨其所與故云賜人若獻人也則陳酒執修以將命者陳列也酒重脯輕故陳列重者于門外而執輕者進以奉命也亦曰乘壺酒束修一犬者謂將命之辭也雖陳酒犬而單執脯致命而其辭亦猶曰有酒脯犬也若二犬亦當言二也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者謂無脯犬而有酒肉者也則亦陳酒而執肉以將命也云鼎肉者謂肉已解別可升于鼎者解別則易執也其禽加于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者謂以

禽獸賜也二隻曰雙加于一雙謂或十或百隻也假令多雙則惟執一雙將命也委其餘者所餘多雙則委陳門外也犬則執緤者緤牽犬繩也若牽犬將命則執紲犬繩也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者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田犬守犬有名食犬無名獻田犬守犬則主人擯者既受之乃問其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者紖靮俱牽牛馬之物故執之皆右之者謂以右手牽之由便故也此謂

田犬守犬畜養馴善無可防禦若充食之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禦故曲禮云効犬者左牽之是也臣則左之者謂征伐所獲民虜者也左之謂左手操其右袂也以其異于衆物衆犬馬之屬犬馬不非變異故皆右之民虜或起惡慮故以左手操右袂右手當制之是與衆物異也獻車馬者執策綏故知陳車馬而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者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物也謂獻鎧若復有他物與鎧同獻則陳鎧而執他物輕者以將命也無以前之則袒

櫜奉胄袒開也櫜弢鎧衣也胄兜鍪也若無他物惟獻甲而已則開甲出櫜胄奉之將命也曲禮云獻甲者執胄是也器凡器若獻則陳底執蓋以將命蓋輕便也韣弓衣拊弓把也獻弓則左手屈弓衣并于把而執之以其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承拊是也啓開也櫝劒函也獻劒則先開函也蓋襲之者蓋劒函之蓋也襲謂卻合也開函而以蓋卻合于函底下于蓋上加夫襓者襓劒衣也先卻合蓋于函下又加劍衣函中也與劍焉者加衣于函中竟

而以劒置衣上笏也書也修脯也苞苴也弓也
茵也席也枕也几也穎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
刃者櫝也謂戈之有刃者以櫝韜之筴蓍也籥
笛也其執之皆尚左手者言執此諸物皆尊尚
左手左手在上而執之右手在下而承之刀卻
刃授穎言授人以刃卻仰其刀授之以穎穎謂
刀鐶也言以刀鐶授之削授拊者削謂曲刃拊
謂削把言以削授人則以把授之
疑義註酒清也糟也颯案內則酒醴有清有糟沸者曰清不沸者曰糟故知此酒或清或糟

廷華案內則云飲重醴稻醴清糟云云又云酒清白是清糟惟酒有之酒止有清白無清糟也記止言酒註混入清糟疏又合酒醴以言清糟並非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訂義註先刃後刃者不以刃嚮國也案此以車所非兵言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疏此一節論兵車出入及將士所處之宜出先刃入後刃者不欲以刃嚮國軍尚左

者軍謂將卒行伍尊尚左方左是陽陽主生欲
其生不敗績也卒尚右右者言士卒行伍貴尚于
右右為陰示其有必死之心

宥容主恭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謂軍旅思險
隐情以虞

訂義註恭在貌也而敬人在心謂謂斂而有勇
若齊國佐險阻出奇覆設之處也隐意也思也
虞度也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

䫉成二年左傳齊晉戰于鞌齊国佐陳辭以拒
晉師是斂而有勇也險阻出奇覆設之處也者
鄭解經中險字險是地形險阻設詐也地形既
險得出奇謀覆詐故云險阻出奇覆設之處若

火流

其平地則不得設奇謀設詐也度度也釋言文云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者言在軍旅先須思念已國之情所堪能以測度彼軍將欲如此與否疏恭在貌敬在心貌容輕故主恭祭祀重故主敬會同主詡者詡謂敏大言語會同之時貴在敏捷勇武曰光大軍旅思險者言軍旅行處思其險阻之地出奇設謀以獲勝前敵隱情以虞者謂以意思念彼情豫測度前敵知其所欲為事記者明軍旅之中當須如此廬陵輔氏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為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之心敬為主內外無二致敬無理行軍之道以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為上思澄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廣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崇註說後世用兵之術輔說明古用兵之正道也以註無大外始存之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為口容容自徹辭焉則止飯煩晚反數色角反噍又作嚼

訂義註先飯所以勸也亟疾也倫嚴噬若見問也口容弄口辭者主人辭其徹疏此一節明侍食之法先飯而後已者先飯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小飯而亟之

者小飯謂小口而飯亟謂疾速而咽小飯備噦噎也速咽之備見問也數噍者數噍毋為口容者數噍謂數數嚼之無為口容者無得弄口以為容也客自徹辭焉則止者謂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

容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遵僎同

訂義註容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賓不舉奠于薦東三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遵謂鄉人為卿大夫來觀禮者疏案鄉飲酒礼主人酬賓奠觶于薦東所以不奠薦西者欲優饒其容且令閒裕故不奠

于薦西賓又不盡主人之勸還奠薦束亦不敢飲也來鄉飲酒礼主人獻介介飲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飲主人獻僎亡飲是三爵皆飲爵云遵謂鄉人為大夫來觀礼皆來鄉射礼若有遵者則入門左該云比謂鄉之人為大大者也謂之為遵者方以礼僎化氏欲其遵法之也今云遵或為僎云酢或為作僎或為則古謂他文言本有作此字者故云或他皆倣此

疏此一節明客爵所在客爵依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觶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者介賓副也酢謂客酢還答主人也僎謂鄉人來觀禮副主人者也爵並居右亦為飲之案鄉飲酒介爵又主人受酢之爵并僎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于此明之延華案

介僎正獻即飲不奠記想當然耳

疑義疏飲居右者鄉飲酒禮旅酬之時一人舉觶于賓賓奠觶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

延華案此儀禮若不舉者于左將舉者于右也鄉飲酒禮主人酬賓奠爵于薦東此謂容爵居左其獻賓時賓坐祭脯醢半奠爵于薦西取肺祭嚌乃卒爵此謂其飲居右此皆以正獻言疏合正獻而引一人舉爵之節于經已疏矣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

訂義註進尾者擗之曰後鯁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易析也右腴者氣在下腴腹下也右鰭者氣在上鰭脊也鰭大鬣謂劍魚腹也疏此一節明進魚之禮羞濡魚者進尾濡濕也謂善羞有濕魚也進尾者擗濕魚從後來則腸肉易離也冬右腴者腴謂魚腹冬時陽氣下在魚腹故右腴夏右鰭者鰭謂魚脊夏時陽氣上在魚脊故右鰭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進魚使擗右以右手取之便也此濡魚進尾乾魚進首及右腴右鰭之屬皆謂尋常燕食所進魚體

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若祭祀魚在于俎皆縮載俎既横設魚則隨俎而從于人爲横無進首進尾之理故少牢魚用鮒而俎縮載其主人正饗亦然公食大夫禮魚七縮俎是也正祭魚既縮載少牢主人獻俎佐食三魚一横之彼是正祭魚横者以魚變牲體片俎故特横之殊于牲體也若天子諸侯繹祭及卿大夫儐尸魚則横載之于俎俎在人前面横魚則于人爲從得有進首尾也故有司徹云尸俎五魚横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横載之彼註云横載之者異于牲

體如鄭此言正祭之時牲體橫而魚縮載偕尸之時牲體縮而魚橫載之故云橫載之者異于牲體也正祭則右首進腴故少牢魚右首進腴變于生人若生人右首進鰭故公食大夫云寢右註云右首也寢右進鰭也乾魚近腴多骨鯁案特牲少牢魚皆有十五鄭云從陰類皆禮魚有十四減一從偶數士喪禮大斂及士虞禮及公食禮魚皆七其天子諸侯魚數未聞祭膴者膴謂刳魚腹下為大臠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刳取以祭先也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于左齊才細反

訂義註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于左手之上右手執而正之由便也疏此一經明齊和之宜凡齊者謂以塩梅齊和之法執之以右者謂執此塩梅以右手居之于左者謂居處羹食于左手之上以右手所執塩梅調和正之于事便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訂義註自由也謂為君受幣為君出命也立者尊右也疏此一經論贊幣贊辭之異贊助也謂

為君受幣之時由君左詔辭自右者詔辭謂為君傳辭也君辭皆重若傳與人時則由君之右也

兩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執范乃飲（軌美反范音犯）

訂義註如君僕者當其為尸則尊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于車同謂轄頭也軌謂軾前也（鄭注周礼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不同則左右軌軹兩軹是一故云軌軹軹于車同謂轄頭謂車小頭也此云范大御云兩字是一輮同字異故云轊同謂式前之範軹北范與是式前也似式前之軌車夯若凡或作範字雖作範字聲同而字異即靖）

此鳳湔然不滿軌亦車旁凡與此同也末之軌亦車旁若凡此紀左右軌是也數 疏此一節明為尸之僕祖道祭軷之宜酌尸之僕者僕為尸御車之人將欲祭軷酌酒與尸之僕今為軷祭如酌酒與君之僕以其為尸則尊之似君也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者尸僕受酒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所至尸車故于車執轡而受爵也尸位左左僕立于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祭左右軌范者軓謂轂末范謂式前僕受爵將飲則祭酒于車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為其神助已不使

傾危故也乃飲者祭畢乃自飲也

疑義疏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凡則考工

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

廷華紫車轍迹車旁著凡矩鮪切音宄與著凡

者不同疏惵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圂腴小于走而

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

提心凡羞有涪者不以齊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

末羞首者進喙祭耳圂同豢涪起及反為於偽反

訂義狂俎內者俎于人為横不得祭于間也周

禮祭謂犬豕之偏食米穀者也腴有似人穢小
子弟子也卑不得與賓介具備禮容也盥者先
盥乃洗爵先自潔也盥有不洗也捝猶絕也到
離之不絕中央少許使易絕以祭耳齊和也絕
本末者爲有萎乾祭耳者耳出見也疏此一節
廣明祭祖及羞腊之事凡羞有俎者則于俎內
祭者若羞在豆則祭于豆間若羞在俎則于俎
內而祭俎在人前橫設俎內近人之處以俎于
人爲橫不得祭于俎間也俎橫在人前故不得
祭于俎外及兩俎間也圂豬犬也腴豬犬腸也

言豬犬亦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君子供食他處碎其臟謂腸胃也故曰闕一也趨徐趨也弟子不得與賓主參預禮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趨翔為容也舉爵則坐祭立飲者謂弟子若得酒舉爵時則先坐祭祭竟而立飲之也洗洗爵也盥洗手也凡飲酒必洗爵洗爵必宜先洗手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謂祭肺法也提猶法也取肺割離之不絕心心謂肺中央少許耳凡羹有滑者不以齊羹云滑汁也若羹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

味故不以薺也賀瑒云凡湆皆謂大羹大羹不和也爪根也葱雖根不淨未萎乾故擇者必絶其二處爲君子如此則非君子不然蓋首者進喙祭耳蓋亦膳羞也首頭也喙口也若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機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訂義註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右尊也面鼻者鼻在面中言鄉人也不坐者折俎尊

徹之乃坐也已沐飲曰徹酌始冠曰醮歩行也
甒庚云燕禮司宫尊于東楹之西两方壺左元
酒南上注玉藻云唯君面尊元酒在南順君之
面也下云公席阼階上西鄉下又云執幕者升
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桊左元酒南上之
言是設尊者東鄉酌者西鄉犹此一節論說尊
設者之右則酌者之左也
及折俎行爵皆薦之儀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
于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獨東以右為上
則尊以南為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
西面以左為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為上也
故云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者尊
與壺悉有面面有鼻鼻宜嚮于尊者故言面其

昇也飲酒者下文機者醮者總以飲酒日之機者謂沐而飲酒醮者謂冠而飲酒者有折俎不坐者折謂折骨體于俎者機醮者若折俎爲尊機醮小事爲卑故不得坐也折俎所以爲尊者賓云折俎則敬饌尊故冠禮庶子冠于房戶之前而冠者受醮不敢坐及機者並不敢坐也案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機者醮者不坐者以機者醮者無酒俎之時則得坐嫌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云有折俎不坐未安爵不嘗羞者羞敬羞也敬羞本爲酒設若爵未行而

先嘗羞是貪食矣故不先爵嘗之也此謂無算
爵之時羞庶羞行爵之後始嘗之故鄉飲酒鄉
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賓皆先祭脯醢嚌肺乃
飲卒爵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
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
若薤實之醯以柔之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
亦如之尸則坐
訂義註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細切之
則成膾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

與苹米溶之殽肉及腥氣也不坐亦爲尺柄之類也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絕祭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悅手尸坐尸尊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左就爵右兼取肺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疏引少牢饋食礼者證尸坐之義前註引鄉射礼云賓奠爵于薦西興以仰云興則立也此引少牢礼云尸左則爵右兼取肝肺不云興故知尸則坐菹豆或菹之豆也疏此一節明膾及臺菹䆘細之異聶而切之者謂先牒爲大臠而後細切之爲膾也麋鹿爲菹以下已于內則具釋之折俎一節明祭俎之儀折俎謂折骨于俎俎既有足柄

尸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立而取之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于俎皆立而為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燔亦如之者燔謂燔肉雖非肵肴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皆亦不坐故云燔亦如之尸則坐者前云不坐者是賓客耳若為尸尸尊雖肵俎初取祭反之皆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訂義註罔猶罔罔無知貌疏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勸人慕德若著之而不識知其名義

者則芒罔罔無知之人也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

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容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

讓不辭不歌

訂義註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

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

某在斯挑燭爲宵言也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

倦也言獻主人容君使宰夫也未爇曰燋不讓

者以燭繼晝禮敝流此一節明有燭無燭之儀

爲主人法也在者謂已在于坐者若日已闇而

坐中木有燭繼新有人後来至者則主人以在
坐中者爲告之云其人在此其人在此使後来
人知之也道皆亦然者皆無日恒如日闇故亦
道之亦如無燭時也凡飲酒爲獻主者獻主主
人也謂爲飲酒主人法也凡飲酒主人自獻賓
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代主人以獻賓故爲獻
主也執燭者謂夜闇執燭抱燋者燋謂未爇之
炬既欲晋容又取未然之炬抱之也容作而辭
者作起也容既見主人執燭抱燋故自起辭之
也然後以授人者主人見容起辭故徙辭而上

以燭乃殺已執燭之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者
執燭夜時也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
詩相顯今既夜莫所以殺十三事集言辭又言不辭者蓋辭
者辭獻主之執燭不讓不辭者則凡行禮之節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訂義註示不敢歆臭也口旁曰咡洗謂與尊
長洗足也盥謂與尊長洗手也若為尊長洗盥
及執尊長飲食則勿氣謂不與尊長飲食也
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者咡口旁也當為尊者洗
盥及執飲食之時而尊者有事問已已則辟口

而對不使口氣及尊者

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訂義註致福者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犆此一

節明致福及膳于君子及所膳牲體之數謂為人攝祭而致飲胙于君子也其致胙將命之辭則曰致福也謂致彼祭祀之福于君子也為己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者若己自祭而致胙于君子則不敢云福而言致膳膳善也言致善味耳祔練曰告者若己祔祥而致胙又不敢云福膳但云告言以祭祢告君子使知己祔祥而已故顏回之喪饋孔子祥肉是也凡膳告于君子者結上也膳自祭及告祥也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者謂初遣使

膳告君子之占時也歌君子故注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偹具而作階南稽首拜送使者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者使從君子處還反則主人亦再拜稽首受命也亦當在作階南南面也曲禮云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者明所膳數也若將大牢祭者則用牛膳也周人牲禮尚右右邊以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也九個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爲九段以獻之也臂臑謂肩脚也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者若禮得少牢者則

膳羊左肩折爲七個不云臂臑從上可知也然
並用上牲不并脩饌故大牢者唯牛少牢者惟
羊也牲豕則以豕左肩五個者若祭惟特豕亦
用豕左肩用五個爲膳也

凶家雕斂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
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訂義註雕斂賦稅並也雕畫也幾附纏爲沂鄂
也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詩云公徒三萬貝
胄朱綅亦鏤飾也疏云以組飾者謂以組飾甲也云及紟帶也者謂以組連
甲及爲甲帶言紟帶雅縱縢字縢是紼約之名故条詩云竹閉緄縢註云縢約也引詩公徒三

離者魯頌閟宮文引之者貝胄謂以貝飾胄朱綅綴之也謂以朱綫綴甲故鄭云亦鎧飾也

疏此一節明國家靡敝減省之禮靡謂侈靡敝謂凋敝由治造作侈靡賦税煩急則物凋敝則改往修來或可靡為縻謂財物縻散凋敝古字通用車不雕幾者幾謂沂鄂不雕畫漆飾以為沂鄂甲不組縢者縢謂紟帶其甲不用組以為飾及紟帶君子不履絲屨者絲屨謂絢繶純之屬不以絲飾之故云不履絲屨　柴車不雕幾當庚已成未成者言謂未成者同廢而不作已成者亦置而不用也